

# 2023年“十大语文差错”发布

□ 冯仪

1月3日,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发布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。来看看,这些错误你犯过吗?

## “多巴胺”的“胺”误读为ān

“多巴胺”本身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,同时也是一种激素,能够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。2023年,色彩鲜艳的“多巴胺穿搭”成了时尚潮流,“多巴胺”也引申出“快乐因子”的含义,成为流行语。“多巴胺”的“胺”经常被误读为ān,其实正确读音是à n。

## “卡脖子”的“卡”误读为kǎ

近些年,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,“卡脖子”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。“卡脖子”的“卡”常被误读为kǎ,正确读音是qǐ à。这里的“卡”是动词,指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。“卡”读qǐ à时,还表示夹在中间不能活动(如“鱼刺卡住了”)、阻挡(如“卡住退路”)等义。读kǎ时,为音译用字,多用于外来词,如卡片、卡通、卡车、卡介苗等。

## “账号”误为“帐号”

生活中,许多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都将“账号”误为“帐号”。古汉语中,“帐”可通“账”。但是,2001年发布的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对二字有明确分

工。表示用户识别码时,“账号”才是正确词形。

## “蹿红”误为“窜红”

2023年,各大视频平台上多部电视剧爆红。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“窜红”,其实应作“蹿红”。“蹿”读cu ā n,指快速向上或向前跳跃。“蹿红”指迅速走红,多用于演艺界、体育界等,如“蹿红歌坛”。而“窜”读cu à n,本义为藏匿。现常指乱跑、乱逃,如“抱头鼠窜”。还可表示改动文字,如“窜改”。

## “下军令”误为“下军令状”

2023年俄乌局势持续紧张。在相关报道中,常出现“军令状”一词,如“乌克兰总统下达军令状,敦促乌军加快反攻”。其中“下达军令状”有误。“军令”指军事命令;而“状”作为文体的一种,指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。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应称“下军令”,而非“下军令状”。

## 误让岳飞自称“鹏举”

电影《满江红》于2023年年初上映,反响不俗。其中,岳飞亲笔留下遗言,开头是:“鹏举绝笔,以明心迹。”实际上,岳飞是不可能自称“鹏举”的。鹏举是岳飞的表字。“表字”是旧时成年人在本名以

外另起的与本名在意义上有关联的别名,也说“字”。字通常是平辈或晚辈对某人的称呼,以表示尊重或亲近,用于他人称自己,不可自称。岳飞自称或署名,可以是“飞”或“岳飞”,但不会像电影设计的那样,自称“鹏举”,那是不符合传统称谓规范的。

## 误称白居易修建“白堤”

2023年9月至10月,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行。不少文章和报道中称,白堤是白居易修建的。其实,白堤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存在。白堤,旧称“白沙堤”,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中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,曾以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赞颂其风光,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白堤。可见,白堤并非白居易修建,而是因白居易得名。

## “宇宙飞船”误为“航天飞机”

2023年10月26日,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入轨后,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。在相关报道中,有媒体将神舟十七号称为“航天飞机”。神舟十七号不是“航天飞机”,而是“宇宙飞船”。“航天飞机”兼有航空和航天功能,是一种往返于地面和宇宙空间的部分重

复使用运载器。“宇宙飞船”简称“飞船”,是用运载火箭送入地球卫星轨道运行并能重返地面的航天器,有时特指载人航天器。神舟系列飞船,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航天器,属于“宇宙飞船”。

## 误称“支原体”为病毒

2023年秋冬,支原体肺炎高发,其症状主要是发热和咳嗽。不少人因为支原体引起肺炎而称之为“支原体病毒”。其实,“支原体”既不是病毒,也不是病菌,而是微生物的一种,寄生型支原体能引起动植物病害和人类疾病。病毒是比病菌更小的病原体,多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。很多病毒可以致病,如“新冠肺炎”就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引起的。

## 误把“土耳其”当成阿拉伯国家

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,有媒体在相关报道中,误将土耳其归入阿拉伯国家。阿拉伯国家有相似的文化和风俗习惯,一般指国民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;阿拉伯民族以通用语为阿拉伯语而得名。土耳其绝大多数国民是土耳其人,以土耳其语为通用语。土耳其不属于阿拉伯国家。

源

半斤八两是怎么来的

现实生活中我们常用“半斤八两”,来比喻彼此不相上下,实力相当。可是一斤等于十两,半斤应该是五两,所以比喻双方差不多的时候应该说“半斤五两”,为什么俗语却说成了“半斤八两”呢?

这还得从秦始皇说起。他在兼并六国之后推出了统一度量衡的政策,其中明确规定了度量衡中,衡的进位制为十六进制,也就是说,一斤等于十六两。

在古代,为什么要用十六进制呢?

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,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。当时度量的标准已经基本确定,唯独这“衡”还拿不定主意,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比较好,于是向秦始皇请示。

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的批示:“天下公平”(秦始皇统一后用小篆),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。李斯拿了四个大字百思不得其解,为了避免以后在实行中出问题而遭到皇帝怪罪,干脆把这四个字笔画一加,就成了“衡”的单位,一斤等于十六两,那么半斤就是八两,正好相等。

当然,这个一斤等于十六两如果是用笔画来作为标准,那肯定是很草率的,不可能是李斯干出来的事情,而以前小篆和现在的汉字在书写上也有不同,用现在的笔画去定义秦朝小篆的笔画,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而已。

实际上度量衡的统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,李斯经过调查以后,衡制则以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为单位,二十四铢为一两、十六两为一斤、三十斤为一钧、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。

这种计量方式,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,整整盛行了2000余年。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们也逐渐发现了十六进制折算麻烦的缺点。

于是,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便公布了《关于统一计量单位的命令》,将市制改为十两一斤,一斤为十两也就这样定下来,一直用到现在。

话

## 古代“显眼包”极简史

□ 张希奥

俗话说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“显眼包”。

战国时期最著名的“显眼包”自然是秦武王。《史记》记载,秦武王力气大,又爱比武角力,大力士任鄙、乌获、孟说都在他的手下做了大官。有一次,秦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鼎,一不小心弄断了自己的小腿骨,没多久就死了。此后,“举鼎绝膑”便用来形容力气小,不胜重任。这放在显眼包界,也是相当炸裂的。

东晋时期,有一趣事。蔡谟渡江时,见到蟛蜞,灵光乍现,聪明的小脑瓜立刻想到了曾经读过的书:“八足二螯,书上说这是蟹!”于是便把他坚信是蟹的生物抓来煮了吃了。没承想,吃了以后,上吐下泻,蔡谟才知道这根本不是螃蟹!

后来谢仁祖听说了此事,点评说:

你《尔雅》读得不熟,差点被《劝学》害死!蔡谟只学了《劝学》的“蟹有八足,加以二螯”,没读到《尔雅》里写蟛蜞“似蟹而小”。显眼包读书了,但没读精。

唐代宗大历九年,新科进士张营得中进士后去大雁塔游玩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被张营这个显眼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营一时兴起,在大雁塔上题名:新科进士到此一游。从此以后,唐朝的进士们就爱上了这种恣意潇洒的耍酷方式。

张营最著名的效仿者是白居易。贞元十六年,白居易和其他十六位同科进士们跑到大雁塔,庆贺自己得中进士。白居易写的是:慈恩塔下题名处,十七人中最少年。暗戳戳秀了一把自己“最少年”。

此后,“雁塔题名”既是寒窗苦读多年学子难得做一次“显眼包”的机

会,也成了考试高中的代名词。后来牛李党争时,当朝宰相李德裕下令禁止了雁塔题名的不文明行为。不去题名是因为他不想吗?不,是因为他不是进士。

明朝时有一个北方人,在南方当官。有一次,他在酒席上吃菱角,连着壳放进嘴里一起吃。有人善意地提醒他:“吃菱角要去壳的呀!”此人嘴硬,装作和菱角很熟的样子,说:“我才不是不知道菱角要去壳吃,连着壳吃是因为我想清热解毒。”这么一说,提醒他的人也不自信了:“你们北方也有菱角啊?”此人回答:“可多了,前面的山后面的山里,到处都有。”菱角是水生,并非土地里生长,在座的人只好尴尬一笑。

小装怡情,大装伤身。做显眼包要谨慎!



## 三过之“家门”在哪里

□ 张蓬云

于尧、舜二帝,负责治水。

大禹率领民众,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,面对滔滔洪水,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,改变了“堵”的办法,对洪水进行疏导,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;大禹为了治理洪水,吃苦耐劳,克己奉公,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,置个人利益于不顾,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大禹治水13年,耗尽心血与体力,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禹、稷当平世,三过其门而不入。”这是有记载的。

这个家门在绍兴市。《吴越春秋》有记:大禹治水“闻乐不听,过门不入,冠桂不顾,履遗不踵”。如今在绍兴西北还有“夏履桥”与“夏履镇”。相传大禹三十而未娶,后与涂山氏姑娘女娇结婚,婚后四天大禹就离家投入治水大业,妻子女娇想念丈夫,便派人于路旁桥头等候,希望他过家门而能小憩。但事业心颇重的大禹肩负太重,哪有时间回家歇息?三过家门而不入,让在桥头等待与丈夫相会的女娇非常失望。后来,人们便把这座石桥取名“禹会桥”,希望他们夫妻相会,以解相思之苦。这座美丽的石桥如今还在,这一风景与传说仍在江南流传,成了抗洪治水的经典篇章。